



叔姬憲六十壽序

叔六十初度友姻里族咸歌詩上觴叔命小子
平非女不縷晰女其一言珩於是拜手稱曰夫壽者
合乎天之道者也天之與人也直以公剛以正塔焉
忘機浩浩焉率任而坦通此天之道也所謂人之往
者是也顧人所自爲恒反是苟幸而不反乎是而求
其合焉而全乎是者鮮矣反是而不全乎是然亦往
往倖而壽壽非其道雖壽弗貴也合焉全焉而壽壽
以其道故壽足貴焉叔之壽合焉全焉而壽以其道



者也珩十歲時搽筆爲文大叔五叔見而竒之遍稱于鄉宿之知文者珩少故知名時時從兩叔遊大叔方困于遇每激憤憂傷而叔故洒洒自得袒褐藜藿間歌呼笑傲不輟泊如也距大叔成進士遊宦歸里少有車騎服玩賓從觴豆之娛亭館泉石竹梧釣弋之托而叔介狀不以屑意蓬牖繩床無改于昔鄉黨莫不重之大叔及於鉅痛衆洶洶攫掠爲利叔一切不問獨身事討賊義不與賊俱存蹠躐於訊鞫論報獄無一脫者義聲雷沸鄉國生平大抵絕私利冥機

械無阿曲挫撓而不知有文飾矯強蓋其天性也以故雖食貧不肯染指于非義卽分所應有不媿媿較有無有亦隨手散去無所恡故身外無長物胸次浩賦與天者遊見人以機智鈎距賊妬人輒噤齟恨之人有所失勿面諛背憎然雖叱詈人人不憾何則知叔固私與曲也凡大義激發奮身先登他人所縮胸囁嚅勿以利害持兩端故里黨咸決平焉狀皆因心自然與夫釣名沽直者奚啻逕庭操行若此自壯迄耆如一日其與天道之與人者非合焉而全焉奚以

取歸文集
然哉夫人生所享至多其與天道相長養者惟壽故
壽最貴無如彼倖而壽者與天之所與我判焉不合
悍焉相反而亦不失以壽稱故壽或貴或不貴然彼
既倖而壽則壽之所至吾不敢知何則均之非道也
如合焉全焉而壽吾知壽之所至必將與道無極何
則道可必而知也珩不能言其他言其知叔者與所
以知壽者而已

張螺浮給諫奏議三集序

戊戌

皇上親政之四年吾友螺浮先生被

詔徵於泰山復拜給事中將行珩送之武原舟次因謂
曰茲行也何以報國給諫曰知無不言以是報國珩
前席曰甚善雖然有說唐興元中諫官率攜撫細碎
至爲天子所厭苦陽城乃與客痛飲遲久不言韓愈
譏之然卒於忠佞去留之大以極諫不避見重當世
者獨陽大夫也宋任正言伯雨不半歲上百八疏效

職勤矣吾恐其獵原野失正鵠也國有大事一言繫天下安危在彼不在此矣今執事見重當世以言所不敢言持是以往何求多焉給諫曰善旣

陛見就職首上書請行經筵日講之典中所條列於程正叔范堯夫啟沃之義肯窾驕然非謙說可及旣而大典釐舉爲萬世法時論避之他若請飭河工請養人才請定律例諸疏所言皆關國政大計一年之間簡牘不繁而忱恂益著四方閱邸報見其封事知不知皆拱手讀曰昔在

世祖皇帝朝肯爲蒼生痛哭爲國家持大體不媿姍抗辭殿上者非公耶且

皇上未親政時人方側足結舌獨出身伏闕言烈烈使天下荷天衢而提地釐又非公耶今再出而拜獻更願爲當世致太平拯荼苦鯁切痛惻動人肝脾讀其書無不感激流涕者明年休沐歸刻以惠世曰奏議三集謂珩曰吾以紀

聖恩成初服也子忘贈別之言乎嗟乎古今以直節稱社稷臣首汲長孺長孺仕漢一憲男子耳然以嚴見

憚至使淮南寢謀而止戈於域中其時遭遇聖主雖
稍外遷俄復召拜終得補過拾遺不然其不爲朱游
虞詡王仲卿輩觸貴幸罹讒賊折困以殆者幾何也
寧不知剗方旁合膏其軸以周圍於世巧拙若黑白
然然長孺自謂有不可奪之節而莊叔知之珩知給
諫久其慷慨別大義思立身報國勿以利害得喪動
其心固審之有素也然非遭遇

聖明豈得終行其志哉自言路浸闕青蒲白簡之書太
史所藏堆帙藁閣他日受詔紀年其可以褒諸鈇槩

榮之汗青代不幾人人不幾牘舍給諫前後三編將
曷取諸

程梓園侍御奏疏序

予瞻嘗云論文章則策論有用詩賦無用論政事則詩賦策論皆爲無用此言誠然予謂文之鑿然有用於當世而不得徒以詞章視者奏疏是也奏疏之體切練達者必深揆乎朝野上下之得失大則關乎治亂而小亦形諸舉措其言行則班班布在令甲間格不行而他日載筆之史猶得廉其入告之是非以訂其立朝之邪正前輩嘗欲以尋常章句之文窺其人學術品槩所嚮此猶十失二三而舉奏疏之文以指

次其人則如容貌肥癯之不可以區蓋而煇然如燭
照而計數是故爲諫官者立言各有本末又不特其
文之不等乎策論諸文爲無用而已也予同年程君
梓園每與予叅質立言大義其言曰苟利於身不利
於國勿言也苟利於國不利於民勿言也予深太息
其言夫利身利國其辨易知利國與利民之間不以
髮今赤子之乳湮於其母奪乳則肥母乳則肥子進
言者愛子之與愛母均也而豈知肥子之爲愛母也
固言之醜翻哉梓園脩諫議十餘年言之行者其用

皆足以利民而間不盡行無不見其學術品彙之正
奏疏之文若此君子知 國有諫議之臣矣

吳越錢氏世譜序

古者受姓受氏必有功德其後浸微浸昌則以某人
春秋侯國凡一百十五其姓與爵可知者四十五有六
晉楚之類是也他或姓可知爵不可知爵可知姓不
可知抑爵與姓俱不可知者過半矣漢之族衎官魏
之官尚姓自九品第序門族詔以勲著當世位盡王
公者班踞甲右以次鱗綴於是簿狀要狀肉譜之屬
與焉六代迄唐不衰然則氏族之進退功德與門族
蓋難兼之其若爵開王侯而以功德垂世繩繩綿綿

非甚盛大曷臻此唐末十國乘時並起與五代相終始傳世延促不一與國相吞滅者二三剪滅於宋者四五血食斬然盡矣其能順命保宗獨吳越與南平高氏耳錢氏自宋迄明爲名公卽難更僕數江左諸望必以錢塘爲宗可謂盛矣大矣前史氏所稱有功德於斯民者天道詎不信哉夫姓多則訛其族惟炎黃而下有之若望多則訛其姓有如杜城濮陽之爲杜常山鄭州之爲張譌悅不勝指矣譜安可不講哉學博君昭平氏暨予外孫文學圖光實編次其成蓋

平日好古博綜故能條貫秩然自唐開善書百譜彙編推王儉賈弼柳冲章述諸家固非可以紙編圖畫加輟轉也據其繩聯圖書指掌析肌歐陽八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之宗圖錢氏身親殆庶幾焉

賈氏世譜序

余族於西鹽倉里越自有宋迤西北三里爲皇崗有
賈氏馬氏當元之末賈馬氏有貨崇而志雄者乘間
懷大畧能致天下奇傑士最著若青田伯溫劉公或
曰青田當未遇明高皇帝時有意賈馬氏故來遊或
曰否客而晦其身以有待也傳聞異詞然未聞賈氏
有希賢繼賢兩君其人者也里中兒往往爲余指賈
氏書院故址及青田公所嘗遊遊而所以經紀其兆
宅形勝者藉藉稱嘆如二三十年事心嚮往之然亦

未聞有希賢繼賢兩君其人者也從弟珣姻於鷺臣
賈君以其世譜卷軸三乞余言卷具載青田公交遊
本末及序誌贈送諸篇章余乃喟然於青田之能爲
此土來者有希賢繼賢之人豪風烈足以動之也當
元之季綱紐絕聲教熄人囂然以畔換爲能而希賢
獨能承父志創義塾以萊學者祀享土田規制釐舉
至膺採風而被朝命其志量卓卓不小希賢且死而
東南變亂蠡午海稜共尤鄉邑麻沸莫備其命繼賢
以義旅按堵一方卒歸命興王啣爵賞而效官守此

其人材亦足用矣青田所與交知必非偶然余獨產
青田及繼賢錢塘夜舟共論孔明李靖文武優劣方
舟爲驚而起則青田已心許繼賢矣及至佐明主取
天下方急當世人才不聞進繼賢而用之與常李輩
共功名爭萬戶侯以顯其庸何耶豈豐沛南陽間天
之生才其猛士旣足以守四方如繼賢輩雖才無所
用耶抑其人才固相遠耶雖然希賢繼賢兄弟繼起
砥行見功交知一代偉人以顯於其鄉光於其家又
何可多得也然元迄今三百年矣青田諸公之聲咳

希賢繼賢之氣息驚臣守而輯之奕奕若二三十年
事賈氏有能紹家如鸞臣希賢繼賢爲不亡矣

高陽先生心遠堂詩集序

六經皆聖人之教也詩之爲用若不及乎他經之重
而其教不可一日廢乎天下者其所重蓋有在也後
世士大夫于他經之用習其義而不敢自作獨于詩
則人人而作之其間所稱才豪傑起特以瑰麗宏灑
之思敷華爛然以相雄長然華落則根見如秋潦縮
而源泉竭也或則省堅孤逸出乎矯揉以駭目而非
其中之誠然若是者以爲詩之容觀則善矣求其用
之不可廢乎天下而教所由以重者安在哉達賢者

之於詩則不以詩爲詩也以我之所本有者爲詩性淵淵而凝情湛湛而至率所有而言之大者可以安國家保邦民深者有以鉤物隱原道德散乎詠懷托興之間而其興起在上則有富貴不淫盛滿不居之懷得其君行其道而有天空霞斂吟風詠月之度是故可以移風尚感人心而禪世會詩教之所爲重而成其用者豈偶然哉珩自昔來長安見所流傳先生之詩必斂容太息慕之其後得從學左右盡讀心遠堂詩集于是伏而求之天下皆知先生之詩和平深

厚道醇樸以爲早遇通顯輔相兩朝之興太平之業其見之乎詩世隆而隆則然也不知所謂世淵淵而凝情湛湛而至本其中之所有以爲詩而非以詩爲詩若敷華而太根矯情而眩俗者也其間睠懷若親則纏綿激發而不自已使讀者瑟乎中懽感乎興思如刺痺而起楚此本乎忠孝性成不經意而自朕攄泄者也當其流覽行役感民氣之凋傷憂治亂之遷化則其詩哀思悱惻反覆踟躕之下使讀者慨然欲任天下之重于其身及乎濟人聖世輔治

取廣文集
古隆則其詩疏怡休暢醲醇宣平使讀者莫不厭足
醴醑踈心和隘心融如熙春臺而獲大田此本乎一
體萬物同天下之憂樂而無我者也惟先生之所有
於中者可以慊寤寐格金石故存其詩之凡於天下
可以移風尚而感人心以大禪於世會知先生之詩
則詩教之所以爲重居可知矣雖然和平深厚其體
也本乎性情其義也抑峻潔淡遠而超悟則其品與
詣也由先生道心浩氣雖位極人臣功塞天地而其
胸中若浮雲之盪太虛無一毫足以與乎真我而飄

然常有煙霞丘壑之思故其爲詩雖富有百家牢籠
世象而筆墨蹊徑之外恒超朕獨契非情識可到可
神解意悟而不僅求之於宮商律度之際也歟小子
珩不足以知先生之詩特識其所見以俟讀先生詩
者

李欲仙令蘄水贈詩序

同年嘉善李君欲仙除楚黃之蘄水蘄於黃稱名邑
京師士大夫與李君遊者以君文章品槩疏籜爾齋
涵莫不敬且愛作爲詩誦以贈其行而屬同年生沈
珩爲之序予因惟士君子出而服官交遊中賦詩贈
行古之道也古之道故義各有取也或其人爲世重
而所仕之地凋瘵阨阻不足以展施則其詩咨嗟而
慨惜或地稱隩區而時適甲兵搶攘供億悉索難以
拊循其人則其詩憂危而怵惕且古之仕不出鄉國

而今且遠或嶺海蠻徭印綬去則聲遊渺然於是其詩惻酸而傷離不者時與地良善而或方土之剛柔燥濕異宜則其詩宜出於誠勉誠勉之不足而冀其特遷而內來則其詩宜出於勸激而禱祠之數者詩而贈行於仕正變之義盡矣此古之道也而今則不然大率四韻八行諂言雷同掇此通彼以充筐篚餽牽足矣何義之取焉豈古之於交也篤而今則此與豈古之於詞也擇而信而今則汎諛與豈仕者不及古之堪敬與愛而不足以當詞之信與今李君爲

人敬愛也如此則所與交者必篤而不佻詞必信而非諛可知也雖然有說蘄地大且有名山川明通風物條達旣足以展其施軍興衰寢人樂休息又不棘於拊循而其地歲時風土彷彿乎舊鄉所習菰稻鴈鶩菱芡之腴騷辨之遺採蓮之唱吳趨之曲之賞昔伯有高賢勝流栖遊翫好其間而與吾吳越相襟帶也然則贈行者之所爲咨嗟怵惕而傷離詩之變風無所取乎爾已而君又內湛外醇與其風土剛柔燥濕必相枕化又若誠勉無所用者雖然是宜有之楚

空窳而莽蒼且地大則金部賦曹之課倍他邑而臺
府多牽掣其間難一也大且有名則將以獻酬羣心
力不易以副難二也時甫休息則皮殫毛落加肉之
非旦夕而改張之鮮便宜難三也三者不足以難君
然惟不足以難君故期君之必勝其難後已也而君
又喜文章矜品槩是他宰斬者爲之易而君又必爲
其難後已也以君之所能者勉君殆猶古之義而詩
之正聲也與至若特遷內來以爲之勸是則今人之
詩之所通行而有餘而又不必論也君行矣贈

詩滿囊試登斲之堂拊絃而奏之小大疏越各得其
所毋令爾疾毋令爾徐楚聲於是乎正矣其君之政
成矣乎予處京師願從下風聽之

林蜚伯詩略序

莆田林子蜚伯曩以其軼羣之文走天下名藉甚嗣
二十年來半鞅掌吏事乃詩名益旬旬長安稱才子
詩而蜚伯於建安則陳思太康元嘉則陸謝予讀其
詩略一再復而嘆詩若林子其稱工難言也山川雲
物之所以鬱壘蟠委精靈珍恠之所以瓌譎懔惚與
夫人事之爲山林廟堂甲兵威儀悲娛幽顯之情狀
今與古猶是物也掾觚者日從事于模畫形似以角
一勝苦陳陳相因無思理間有宗工才子者出不越

乎一彈三嘆而舉今古因陳厭常之景與事一經鑑
橐蕝然復新都從前所不經人道而後來亦難乎再
設詩如是乃得工相如言賦家之跡又曰賦家之心
言乎跡則極天下瑰瑋奇博之藏皆轉泊於筆峰舌
齒間而言乎心則別有天工神韻縹緲滂泆於筆墨
蹊逕之外所謂致得之內不可得傳者近代惟蜚伯
其人乎蜚伯既縱逸於天分而胸有萬卷貫穿融液
卽所遊歷山川雲物之奇精靈珍恠之秘與夫捫官
內外人事涉歷之變現舉足入其妙悟參其神

之因陳厭常者蕝然一新其鑪橐使人初讀
目不用玩情不給賞既廻環嚙嚼益移神追賞不能
已已長篇如壺公七星武夸塞上諸章或排虛乎忽
區而滔騰乎大荒也或如龍門天開威電走景也又
若槎枒絲縷千狀萬態也党碑讀史之稜稜骨立如
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者也
採茶斫筍六憶諸篇如天風環珮也又若羣仙噪悲
策也諸近體之爲崑龍爲瑤瑤爲石髓一滴香換骨
也當其送別追感如聽睨睨語恩怨爾汝也啾啾乎

離鴻之鳴子也嘻其爲天工神韻流露於筆峰舌澀
間者當世搽觚家鼎沸有能得蜚伯一二牙後慧者
乎今人於詩不能強立好逐人眉眼汨於枯瘠淺俚
嘖嘖曰今爲宋詩如是嗟乎豈知從古宗工才子自
有心法在前與後不相襲亦不相訾安有以時代畫
門戶者固哉其言詩也曷不以林子詩拄其舌而
其瞽吾又不知十子詩其於林子鑪橐相鼓暢則何
如也

田綸霞詩集序

同年田君綸霞官長安十年詩名日益起與其同調
之儁所號十子者倡和追遊不輟出漪亭詩畧讀之
思窅然以深格嶷然以上色淵然邃然以古大率近
代搽觚家所兩相觝排曰某也剽而夸某也纖而固
諸君子舉洒蕩其餘習而卓焉成其家言綸霞則虎
視龍跳於羣彥間稱快事矣天下才不多得或才而
孤立子意罔所角逐鬪切以肆其途故才莫難乎能
聚乃予讀曹子峨眉所序同官之集以爲貴者恒聚

其棄者亦恒聚也是何言之過激哉曹子之意豈徒謂比肩於朝必朱輪炙轂食大官俸出呵殿辟易道上如神人而後爲弗棄於時若是則豈必才而始有之乎吾知曹子不謂爾也抑以才如田子旣與其儔伍升降承明而不得賡和獻納于柏梁長楊之間故有所感而云然耶然彼特因其遇耳若夫作者賞心命世足與曉人欣托繼以彼之所遇舉而加我猶將吐棄之不暇顧彼世遇浮沉安足道哉且夫田子通籍禁秘陟郎署從此以往不可謂不遇宜其詩多鋪

張滌續而顧筆墨超絕風骨爛熳往往天真縱逸於氣韻之表此其人卽驟躋通顯作熱官吾知所以爲綸霞詩固自若也抑綸霞家濟南前綸霞者歷下於鱗當於鱗奮臂大呼與羣椎相不可一世亦第浮沉舍人郎吏間相與慕說揚詡以成此名未聞其時給尚書筆札授簡視草若古成時之才而遇者亦得母曹子所嘆棄而聚者耶獨惟後人所訾警七子謂其詩多剽以夸而矯之者爲纖以固今視綸霞所取舍所精進與諸君子風美相扇者於歷下生又何如乎

陳堯夫徵君詩序

予交堯夫陳子久知其少以詩名其初博碩瓌瑋研
練精到以體裁氣格爲雄勝至爲之專進之遠則穿
綜唐以下百家之言而鑪鞴悉化漸老則一師心匠
汪洋出沒雖欲以畦封態色攬擷之而有不能者今
詩家之病二或意主閒暇不從瑰富蹀躞而入卽丘
壑自喜非不楚楚可人調雖凌俗而氣不高吾無取
焉或材用纖濃有鋪陳排比之盛求之以瀟洒軒宕
情多興遠顧索索焉縱極精工安所得氣韻神逸追

古人遺則哉獨孤至之嘗言司勳右丞嗣音崛起得
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其嚴於論者此倦圃先
生之於詩海內操觚家無不造請指授爾獨於堯夫
各稱矻矻不置以得辨宗尚而見許若是領袖一時
復何疑哉乃堯夫詩益主窮益甚托興之篇颯颯如
清商隨風中曲徘徊甚且秋蟻絕糧醉吟羶鹽之什
使人循咀緜歎投袂抵几面起也更可怪者唐孟浩
然既以盛名動人主乃從他署舍卒稱詩見忤而罷
堯夫則膺東帛之徵

天子方倚堯夫以待而江上荏苒中人忽出而代其權
之阻賈生何說也抑自昔詩人之窮莫如堯夫然
其望雖幽憂苦餓猶得闢園種樹煮水澆釣具筆
床自托於天隨散人徜徉寄書曉曉過雀寺皮條側那
松陵亦足以舒愁娛悲矣而堯夫日促促而無歸
卷於韓公鹽米之句無足言其苦者然堯夫生
落之因不與襄陽同嗚呼彼之不幸甚矣而謂其
詩詣之所至肯與襄陽同嗚呼彼之不幸甚矣而謂其
然矣

仲開一詩集序

予昔從舅氏潔湘聲始兩先生遊則知仲君開二爲
吾桐川好修有學之士比禾與峭雪項君時爲予稱
道開一之詩與其人今年秋開一訪予禾城出其散
菴集索予叙其人固靜重慤醇披讀古詩數十章冷
焉以幽脩焉以儻所造篇遺聲皆中平古人之典則
諸體亦各朗博精嫺絕遠乎今之佻悅而淫泆者樂
天嘗言唐二百年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子昂
有感遇詩鮑防有感興詩於六義差爲近之蓋律之

者六義宜乎取之簡以嚴也舉開一之詩于今人中
殆猶二君之在唐乎開一嘗出爲令以不諧俗罷歸
營置林泉陶然寵辱之外乃知開一之所造若是夫
固其中有所自得已凡才士用世有所拂逆其始必
騷屑憤懣則其音滯激而牙刺讀之怨怒之心生焉
至其身不安乎清冷寂寞之鄉則怍怍焉布置爲復
出或馳驚請謁於故遊顯人以攜獵自豪而浣慰其
所不平之邑則其音不數以浮必繁以促讀之生鄙
吝齷齪之情此三家恒大雅所勿樂道其可無

詩以正之蓋山谷言柳州香山詩皆本靖節然柳州
有其句而無其情香山有其情而無其句此言誠信
然苟於靖節之所爲自得者未有真契乎其中乃欲
從聲吻象態以摹畫其所獨至烏可幾也哉吾故論
次開一詩而見及其所自得者

黃庭表文集序

黃子庭表出所刻文數百首跡予曰吾文成五十卷
予爲我序之予始讀而若疑焉再讀則向所推服庭
表者益信三四讀因歛容正襟起嘆曰庭表所詣至
此乎大抵能文章家卽甚卓越未有不以聲光態色
求知於天下昌黎亦自謂以感激奇恠自托者此也
庭表之文灑噩而斑瑟似絕意於一時爭能者故予
亦一望而不免於疑也顧灑噩斑瑟中於天下事理
縷析縉貫劃解穿約而所謂聲光色態皆醞釀旁魄

乎其內而不揭揭乎其外此予所以齊其齒而始信之也抑隨境刻畫心勞應疲背山猶以詆訾子雲庭表瀕濛鴻洞而出手閒意忘彼江河之流營廻沁注大者溟渤小者蟻壤不覺方皇而市密者其源充且裕也非養之全而溶之化曷臻此予又安能無瞿然而嘆其至也哉自古才名人所就苟甚盛者篇章所出至奔走於屠沽僮媪而間世特起之儒其文或舉世不易知縱知而若疑若信直俟數百世後之論定者然卒與川渟岳峙炳煥無極而彼時甚盛之稱已

斥諸敝帚敗羹供唾矣久矣然後知聲光色態之貴
溫醜而渾化揭揭者速化而源邃者流衍作者難而
知者固不易也乎庭表夙知名甚盛儻名知庭表未
嘗真知其文若數百世後之論定之耶雖然是集也
聲光色態其有以奔走屠沽僮媪者什一豈猶未忘
情乎一時昧目者耶吾願庭表直埃之母以一時易
千古斯可已

陳椒峯文集序

氣化之布於象數也渾焉無所加損於其間然地吾見其有加而亦有損山吾見其有損而無加則何也凡囿於物與倚於物其勢消長不能自揅而羸絀之形見夫水不然不知所自始亦不知所自來洞空灑茫而不能自已故天下之水吾獨見其有加焉未嘗或損也水之於山若地其爲氣化象數同也而原本則殊不可以強同也人之爲文章亦然統古今之文於左史而下雖富如崔蔡濬如顏謝以及百家之遞

與求其堅緻博碩儷於地峭崿蜿蜒儷於山中間亦
星見踵出矣然或時羸時詘而羸也假於資詘也需
於補彼其囿於物與倚於物安得無牽應襲設乎其
間苟不此之徹出乎洞空灑茫而不自已若倒泉懸
注而汨瀾幾人乎哉彼其卷帙所就六代以還人至
十百卷止耳唐迄於明間至四五百餘卷然亦僅焉
是特羸與絀之所爲徵而其至者寓焉而已當世作
者推吾友椒峯天固縱之以杳邇騰迅之才其肆力
於古則窮其涯刺其幽識洞以括體潔以深言大而

微曲而精子或四五年或一二年而相見其書輒數
寸以加要之背洞空灑茫以出椒峯亦不自知其所
不能已者細而求之則靡勿按古六藝及西京之遺
響而神明之毘陵前椒峯稱荆川當日並荆川肝衡
上下爲吳興鹿門鹿門與當日文家標嚮跡的嘗舉
孟氏所條次彙尹顏閔之於學而曰願以顏閔與武
進以爲顏閔雖未至猶不失宗傳他日又嘗言西京
以降所數稱文豪譬陳勝王郎裂土爭王以相雄長
至唐宋數君子乃得絕之正有若周漢相系間及西

蜀東晉雖不絕如綫亦名傳統此二論相發明可謂
門而辨乃而昭顧於顏閔則曰未至於唐宋數君子
或曰如綫猶願千古祖而禘之嚮使宗傳品格立接
西京以上而渾涵并包巨麗極博遠駕乎彼之舊其
體而割河山以僅系不絕者之統斯其位置將何如
哉今日當不得不以是推椒峯也夫

辛酉京闈墨選序

間嘗誦廬陵稱取人之義曰無情如造化夫人文相
感取有情之物而其稱曰無情微哉旨乎惟無情乃
得情之正者也故曰如造化而或則訾無情者之不
足以周圍於物也苟周圍以爲情易曰戚其股執其
隨感道出此不亦羞哉故脛脛焉有所不肯顧也至
若文章感人有相遇之樂再三索而未遇卽徊徨惻
悽而不能以暫釋於情蓋一病於宿習之沉汨也一
病於邪說之撓滑也病宿習者臭腐闢葺下俚衣裳

不中程度而病邪說之害則其徒本非特傑擣獵一
二碎辭輒名古學沈濫一二皮貌輒名古文如村農
襲大賈之飾有識姍笑而菅菅標目者方若宋人之
寶燕石之楚而北轅之侑良駕其淫禍變蝕與臭腐
等關二偽種然後進焉一遇之非是再遇之三遇之
非是然後當焉有蚪龍杳幻而豹變虎蔚者有千里
一瀉滂滂泔泔者有詰曲而衝擊者有稜稜堅凜者
焯爍而砰磕者蕭散者清泚隨者大抵奇正弘纖
一要有風性骨力矯矯自見卽甚亡具寧樸毋

瘦毋肥二偽種之中人什八批拉矣嗟乎文章之傳
蓋難言之其近時最足惑人者滅裂悠謬之說霽乎
不知古先正所以馭文之道且望祗柱之抄而背馳
而其徒謬相位置曰此古某先生也某先生也某先
生某先生者或相曠世或相千里今一闕之市踵接
肩立甚且鳴吹其傳是者痴僂知影曲而不知其直
見影直者而叫然號曰彼乃不合吾影之判節安知
天下無倩孛傭目曲其所直而直其所曲乎哉嘻文
章之事亦大矣可以無辨乎

趙武昔進士稿序

又之有義理氣格而後發陳爲篇章此猶燥濕之適
乎體甘辛之調乎味惟其中實辨之而實有之故其
淺深奇正所謂專門師法者存焉不可以強爲也比
來士子不根理要不法先正無暇責其讀古儒先之
書以見聖賢之意卽此事所爲義理氣格出乎專門
之師法者茫然不省而敢於背棄先正滅裂相蹈是
大可怪也夫使其背棄滅裂果有雄豪鉅氣自出手
眼獨闢門戶則吾亦將引而正諸作者之門矣而彼

則不然大率托命於日卑日謬之時執而規模其蹊
徑色態無一不似愈似而愈謬是又安得引繩而正
之與雖然當世明識者鮮臂諸弛筋緩節之孺子而
相倣爲搔頭弄姿以爭炫鬻將傾坐慕樂之而方矩
高步精湛湛而骨巖巖膺題目者僅焉耳吁此失傳
之所由來也然彼規摹炫鬻之子雖易以惑昧目不
移時而聲銷燼滅委若塵土而標始步體神明卓然
於義理氣格之宗者每一出而必爲當代之準的此
吾趙子武昔之爲文者也予曩與武昔同事燕山共

身身其氣精專窮研聖賢之意而
探會探會其於文其於文而蘊涵堅亮
而高翔自矜其流澌而高翔自矜其流澌近時之蹊徑色態
一追一追是編是編天下知義理氣
格賤其似而貴其真格賤其似而貴其真乎背棄滅裂之實害以
識識非茲道之幸與非茲道之幸與非獨於文
也也言言根據理路三大明
顯謹方止文顯謹方止文迅易沉迅易沉皆得皆得其其人
已而接已而接而湖川之論閱卷也日當

默窺其真精神所歸如青藜照用書之君子否
則文雖爛然亦不足貴人予嘗無處二條深見先輩
之朗識今其萬品器澤湖垣中樂道內朗而外醇粹
器有大乎其善於兩先生之言信之矣

戴繡臣稿序

每試院揭曉日士人觀者填溢街巷榜列知名士衆
必指而譁爲制科稱幸知貢舉者亦以名士多寡占
文柄盛衰名士之重如此然予觀前世之尚名士莫
過東漢及齊梁以上其初大抵通經術持節槩以相
高而其旣則浮誇銜鬻反貽士林詬病故貴之者曰
名士須得無事又曰門庭蕭索居然名士而訶之者
曰終日妄語豈名士以濫觴而論則名士必多事而
其門亦必多好事者其勢必終日妄語二者不備不

堪入名士版籍矣嗟乎古今人不同豈獨一節可勝
慨耶雖然今人而古處固不可謂乏人也丁巳京闈
榜發衆所指知名士雪溪戴繡臣其一也繡臣文章
宏達體裁標舉又嘗擦選政故其名藉甚顧予素習
繡臣沉深好書不妄交遊五湖之切吟嘯卷舒堅孤
獨往及出論交非心所篤嚮不輕投足投嚮者則俯
身傾耳抑抑善受問難之餘語默矜慎夫使繡臣與
今之知名所稱三長者較則此不勝彼若以古人意
寄蕭寂得無事不妄語有經術節概而後真稱名士
則彼不勝此嗟乎古今人完礪相去足嘆惜其甚處
不異轍乃茫然空谷足喜道也

徐藝初章仲合稿序

古之爲文章者皆得自言其欲言之事如天官地理
人物治教之屬各舉所得以成家言極其造詣筆力
之至足以絕人而止今爲制蕪則不然勿論其才之
所專長一以理家規之舉無筭之心與手繚束乎同
方之言而不得逞於是卑者曼聲滑澤盡其伎於自
媒之巧間有雄才鉅氣志不受羈馭而決去爲班駘
枯瑟惟迂之音文雖工奈弗免乎之楚而北面淑女
不勉良馬不路亦有所自致也要之此道自有大家

宗傳既規模布置堂堂然填填然而其中義理精實
无芒渾涵不必矯以爲異而自然雄勝羣方誠合其
傳而得其解故也苟未嘗有精實之理渾涵之光徒
欲爲異而龐乎其外矜乎其中縱不事乎制莠之繼
束而決起爲古人夫官地理人物治教家言此其書
亦不終日而窳落也究此道之宗傳神解乎然得其
傳者遑遑素門不及貴游班書馬史固有自授徐子
藝初章仲才藻煒燁爲文章皆有精實渾涵之力宗
傳比肩吳中名木相上下唐皇甫茂政孝常亦吳人

也當時比孟陽景陽論者乃謂景陽掩其昆平原難
其弟連枝輒形優劣近代如瑯琊二美徐子里人也
其大小得失如何者從此自相剗切並造古人之專
家而絕人者勿使時論優劣其間斯賢乎曩脩遠矣

陸舒臣稭序

才士之文其病有三負魁岍傑特之力以奔佚自喜如千里之駒不肯受箠勒而輒用委轡逸蹶一也一旦貶才就法不知用我之長埋光錐鐸以希律度而顧其失與滅裂等二也苟氣力足以運法第模竊形似非有沉透翕闢之觀是亦與當行爭得失耳安見才之必制勝乎三也才士徃徃不達達或晚遇人輒舉之爲戒而寧出乎選更嵒窳形嬰骨蘭以希苟合沿若聖書之不可破嗟乎豈才士爲之厲階與雖然

非才之罪也所以用才者非也譬之戰選卒蒐乘堅
壁墨守是特持重之兵若出奇陷陣舉旗萬人之敵
必曰壯士設有人焉勇出烏獲而不講於戰之術被
髮橫劍如中風狂走鼓而賊之轍亂於什而踣蹶耳
因以爲壯士戒而貽巾幗之辱非勇之罪也所以用
其勇者非也烏知夫剽銳善戰批亢擣虛者之必得
志矣乎陸子舒臣年最少其文魁岸傑特精光騰耀
不可矐盼大致識踞題之頂而氣力足以配之殆剽
銳善戰而必按乎批亢擣虛之要者歟安在才士不
可命中顧使選與希合之偽種驕語聖書相瀆灑勿
休乎哉然吾意其人必駟蕩擊張使人若魏季布灌
夫者豈知其抑抑善下語臍胸不出口夫藏勇於性
守辯於訥以此處天下事罔勿勝者寧僅專其氣於
錐刀之末哉

金穀似稿序

古之爲學也必有傳漢人說經有問則各具師之說以對或誦說以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某非其師之說雖辨勿尚也古之爲文也亦必有傳故曰國策妙于峻潔漢人宗之又曰賈生學儀禮故漢人少伍唐之文也雜孫可之自言學于來無擇無擇得之皇甫持正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宋歐曾之交得之樵與蛻樵與蛻也爲唐宋大家傳法之宗子人知唐宋大家而不知其傳也樵與蛻也文而非其傳

也雖工勿尚也今也不然其說經也一俗學焉而已人無異也其傳法也一俗格焉而已家無異也其真能有其經之說與其傳之法人輒不省其所爲說與所爲法也顧反以爲遁於經之說與賊于文之法而抑塞之無遺力故其遇也恒阨焉人創艾于其說與其法之爲能阨人而樂趨其俗學與其俗格之速遇之爲便而安焉而桀特者間出乃堅其說與其法于其遇之阨焉而不之變而卒以一旦名其遇然後其爲說與其爲法一振於其所絕而彼之趨便與安者

亦驚之以爲其說與其法之不終足以阨人也而其說與其法因之以不絕於天下也夫士習之趨便與安莫甚於今而金子穀似則所謂堅其說與其法於遇之阨焉而不之變者也故其爲說也昔之所以支分縷析能舉其某師某師之說而於俗學極埽極盡者也其爲法也昔之所以峻潔所以少伍所以傳法於其宗子而於俗格輾轉過萬者也人且創艾於其說與其法之能阨人而卒以一旦名其遇是其說與其法之一振於所絕不在今日哉歸熙甫當浮靡之

日獨操經說傳古法當時知重其文而從遊者乃少
其阨於遇稍稍叛去更習浮麗及取高第復翕然宗
焉當于穀似亦云或曰穀似名人也使穀似苟爲名
而已奚取焉

姜武孫稿序

舉子業今文也而苟得其至卽謂之古文可也然近
時文章之害則自眯目者稱道古文之說中之而莫
之覺悟是可憂也夫今文之貴澤乎古者何哉緣卑
近之失其於此耦幅尺不知源委本末之辨故才識
越倫者揚蹠而進以明此道卽古者說經之遺而古
今文人專門師法纍黍授受之度卽此而在無異原
者也乃今之所稱說者或異乎是姑舉一二條論之
四子之書發論問答星羅雲遯其分量淺深顏曾游

夏相去什百以文疏義當畛域各殊今且援戰國之略以證孔錄攬縱橫之議以代禹命殆若噬若譖者有之矣而爲之搖唇鼓吻曰此古文也可乎不可乎且先正之以古文爲今文惟恐氣脉心髓之一不相印而亦惟恐字句聲吻之一不擺落也今乃獵其駁語紕調所謂潛魄贅牙之尤者而寶而稱之曰此古文也可乎不可乎吾懼夫烏喙之決腸胃而毒而智昏者甘餐之苟不得青芝玉札之貴沃而醒之文其殆哉而姜子武孫之業有可論者武孫夙以才識

槩名焯焯而絕不以名自喜其爲學則天文律曆治術藝事百氏之書穿貫浸淫於古者學問之分量淺深無一不縷晰而於古人爲文源委本末之辨無不銖審所規畫布置靡勿擢筋而洞髓者不謂之制菽之繩尺不可也不謂之古文之氣脉心髓不可也其以爲甘餐烏喙之救而沃而醒之是得非青芝玉札乎哉昔廬陵善介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使人謂之曰學古文正不必似之介甫乃易柱而鼓遂爲詞宗彼千古文匠猶然况茫然未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顧

以謙言營穢之吾故願警趨者返轍於武孫之途循其堂戶扃鑰而入焉可也

蔣聿修行稿序

客問予曰文章之變其來無窮庚戌之氣變清柔而爲雄郁者也行何從予應之曰予知夫變所始乎飯軻之書變而儀秦遷雄之風變而機岳其不得不變者勢也抑知其中有不變者乎有明三百年渾噩變而唐薛高深變而湯許融粹變而金楊惟其有善變者是故前祖禰而後匕鬯以變而不變者乃存不然畫鵠立的一頑塊耳不數見而人厭去之矣近體流極以至西未猶聽歌者憂其細已甚變而將遭之以

夏聲乎然夏不可以仰天噉呼抗越哇淫爲也吾譬之以人由庚戌以前猶夫潺筋緩肉之孺子奄奄者不可與久視一旦變而適之務強其骨縱其容善矣然使以鬪雞彈劍之雄夫及箕踞巢飲之散人將與之磬折進反鏘金戛玉而徵雅步也蓋亦鮮矣以斯而推則不變者居可知矣雖然人姿神不同如花與木蔥蒨据彊入眼輒別此由乎天者也養生者取之庖牛讀書者取之斲輪縱送自調此化乎人者也備斯二者然後可劑善變以存不變壬子賢書吾邑

蔣子聿修蔣子負雋才而湛深乎文於弉纖修短罔勿按節應律其高氣朗韻若重軒杲息帶以琳瑯風至其聲玲瓏然也舉庚戌以前虛曼柔滑之障盡變而適之非劑不變於善變若此乎昔徐邈處雀毛日以爲通而自涼州還以爲介不知雅度之有常正堪爲風會準的也吾於蔣子樂觀其準焉

聖賢文選



